

中琉关系史论文集

中琉关系史论文集...

中琉关系史是中日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琉交往远在明代以前。根据中国史籍记载，明代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行人杨载出使琉球，而中山王察度即遣弟泰期来明入贡，“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球阳》）。从此一直到清代光绪五年（1879）为止，中琉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往来络绎不绝，而福州和那霸成为两国通交的重要港口，通过两国友好往来和互相学习，不仅有利于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促进了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和友好睦邻关系。

1981年5月20日福州和那霸正式结成友好姐妹城市，就是这种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给中琉关系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本集子收入我校教师自1981年以来撰写有关中琉关系史论文八篇。这些论文涉及到中琉关系史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反映了我校教师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研究中琉关系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当然这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尚有许多问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and 探讨，从而促进今天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以利于我国的四化建设。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多数已经公开发表于报刊上，少数是尚未发表的新作。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对收入的文章未作任何修改，各篇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见解。由于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些缺点和疏漏，诚恳地欢迎专家和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我们谨以这本论集作为福州市和那霸市结成友好城市五周年的纪念。

徐恭生

1986年10月

目

录

- ① 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开始应远在明代以前刘蕙孙 (1)
- ② 福州与那霸关系史初探徐恭生 (11)
- ③ 试论明代琉球中介贸易谢必震 (28)
- ④ “包恩”号华工起义及琉球国对它的支援徐恭生 (46)
- ⑤ 日本琉球“工工四”谱考源王耀华 (60)
- ⑥ 琉球国在华留学生徐恭生 (69)
- ⑦ 明代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历史作用谢必震 (87)
- ⑧ 福州仓山区琉球墓初探徐恭生 (99)

附录:

- 一、琉球国王世系表 (117)
- 二、中国册封使表 (119)
- 三、福州市与那霸市缔结友好城市议定书 (中文) (121)
- 四、1980—86福州市与那霸市友好交往大事记 (122)

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开始远在

明代以前

刘惠孙

一、引言

我是学习中国古代史及金石文字之学的。对于琉球古代史，未尝接触。中、琉关系问题，本来更几乎全无所知。自1963年在原福建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立同志提议之下，与徐恭生同志及已故的李茂忠同志调查福州南郊白泉庵琉球墓群时，为了理解墓碑上“亲云上”、“筑之登”、“里之子”之类的词汇的涵义，开始阅读我国有关琉球文献的古籍与少数日本学者研究琉球的论著，才多少有所了解。后来为了搜集有关钓鱼岛的文献资料编写《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琉球、台湾文献资料目录提要》，较广泛地涉猎这一方面的图籍，渐渐发生兴趣，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开始，应在明朝以前，甚至可以上溯到秦汉，所以大胆写成此文，向专家学者们请教。我之为此，毕竟是浅尝初学，谬陋及缺陋处，必然很多；恳切要求高明指正。

二、根据“仙游刻石”在明代以前中、琉之间已有朝贡关系

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大陆周边的多岛海城之一。但其与中国交往，一般多认为始于明代。《明史·琉球传》：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卷323、列传211）云云。文献明确可证，所以中外学者对此均无异议。我则认为假使前此尚无朝贡关系，就冒冒失失派行人前往诏告即位建元，似乎不合

情理。只因没有足以证明我说的文献或文物资料，未敢提出浅见，后来在陶宗仪《书史汇要》卷八中见到一条材料说：

“琉球朝贡中华所上表，以木为简，高八寸，厚三分，宽五分，饰以椶，钹以锡，贯以革而横行，刻字于其上，字类蝌蚪”。也就是说，陶宗仪曾见过一种琉球贡册，是用木简所制，髹漆、锡，而用革带联在一处，文字横行，有点象蝌蚪文，说的这样清楚，必然是曾见其物。我见了这一条资料，非常兴奋，但又有点怀疑，所以兴奋，是因为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人，所见应为元物，而且我见过许多明、清琉球贡表，即是在清光绪末，有令清理大库，焚烧旧档，其时罗振玉正任学部参事，听见这一消息，就清准学部尚书荣庆，以收买废纸价格，以己力将尚未烧去的废档买下，共八千麻袋寄存于某庙室房，不久辛亥革命，罗移居日本京都，此物就无人闻问，1920年罗回国在天津定居，最初借居一位姓金的别墅、宅院狭隘，亦未暇及此，后来自己盖了房子，此较宽敞，就一部分一部分地运至天津家中，由家人戚友闲暇时慢慢整理，其时我已是中学生，暑假也去外家帮忙；见到很多高丽、安南、琉球的贺表、贡表，元旦、万寿（皇帝、皇后生日）以及例贡都有。一捆一捆，所见总数可以百计，大都是黄色褻褶的经折本，高约30公分、宽14公分左右，直行蝇头细字，均汉字，入清以后则兼有满文，印并非钤盖而是以硃砂如式画成，据此证明陶宗仪所见至少是元代的贡表，所怀疑者，则是琉球是否会有类似蝌蚪文的文字？想不到1951年来到福建以后因考释华安太溪摩崖刻石的图象文字，向省文管会曾凡同志打听还有没有类似的图象文字？曾凡同志告我在仙游县仙游糖厂傍有一条石铺小路，石头是建厂时从山崖打下来的，上面有许多刻文，不知是文字还是图画？因为椎拓不便，伏在地上

抽了两天，留下一份摹本。从其图象来看，决非商、周、秦、汉之物，而是比较近代的。我借来拍摄了一份，果如曾凡所说。因也不知是什么？就放在那里几二十年。想不到1972年编写《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琉球、台湾文献目录提要》时发现一本1905年英国人所写的英文版《琉球与琉球群岛》(The Luchoo and Luchoo Islands)是当时上海南洋公学教授耐文瓦斯(Charles G Leavenwith)利用暑假前往琉球旅行时写的，其书琉球的拼法与现在通行的拼法也有所不同。书中说到琉球某地还有一种图象文字，并附了一张表并注明字义。我一看不禁狂喜。原来就是仙游石刻上那种文字。仙游石刻文字，竟是一种琉球的古文字。本来我国因见过一大库明写本的《琉球译语》完全用的是日本假名(字母)，不少词汇并和日语大同小异，以为不可能有类似蝌蚪文的文字，今竟有之，我是少所见而多所怪，陶宗仪所说是实。这就说明琉球在使用日本假名以前，曾经使用过一种表意的图象文字在琉球或琉球群岛某些岛屿已与中国有朝贡关系，所以洪武之初会就派人前往告谕。自古未通中国的话不足信，同时仙游既留有此石刻，则其时福建这一带，必有一定数量的琉球居民，可以断言。

三、隋通流求走跳到了今天的台湾也到了冲绳(琉球)。

在我国史籍中，隋以前无琉球之名，至《隋书》始有“流求国”。此外《北史》也有《流球传》，但其写作年代后于《隋书》，内容更几乎是全抄《隋书》，同为李延寿所写的《南史》中东夷有“文身国”，情况有点像琉球的某一岛屿。只全文廖廖数十字，语焉不详，难于判断。《新唐书》的《流鬼传》是流求，但其书晚出，已经到了宋代。所以一般过去认为隋代中国即通琉球。近年则因《明史琉球国传》中有自古未通中国的话，《隋书、流求传》所说的情

况又多似台湾，认为当时实止到了台湾，明代以前的一些史籍中，流虬、流求、流鬼、留求、留仇种种称谓皆指台湾。学术界绝大多数同意此说。辞书为了区别，并流求等一系列名称均定为台湾而只将冲绳定为琉球，我本来对此也无异议。最近重新仔细地读了《隋书·流球传》，觉得事情还值得研究。倒是同意日本国史学家冲绳史料编集员高良仓吉先生的看法，是两地都到了。论证有以下几点：

其一，地名的出现，必有一个原因，台湾地形既不象一条虬龙又不像一只求（球），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必有故。

其二，《隋书·流求传》说：“所居曰波罗兜洞，甃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墙。王所居舍，大二十六间。”漫不经意地看，就是其洞有二十六间大小了。是不是这样讲解？还值得研究。我怀疑“间”是“间切”的简称，琉球的庆良间，就是一例。琉球曾将所辖地区，分为若干间切。据日本东恩纳宽^博氏《琉球的历史》琉球制定间切是英祖王统的事，约当六世纪，正是隋流求的时候。所谓波罗兜洞不仅是一处石洞，而是象我国古代的峒蛮一样，以峒为单位，一位峒主有一大片领土。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流求王的住地名波罗兜洞，直接领有二十六间切。此说果能成立，是隋人曾到琉球之一证。

其三，《隋书》同传中还说：“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并将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置楼于树上，以箭射之。或垒石系方番，以为神主。”这种以所杀人头祭神及用作射的事，少数民族中多有之，垒石为神主，通古斯诸族亦有其俗。只不知作一个小屋是什么意思？后见东恩纳宽^博所著《琉球的历史》一书的插图中有“今归仁百按司”墓中的小屋形木棺，才知是琉球特有的一种棺槨，也是隋人曾到过琉球的一证。

其四，迄今日本冲绳历史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夷邪久国是琉球的古名。当隋朱罽取流求人所穿布甲回隋时，遣倭国使臣来朝。见之说：这是夷邪久国人所用也。按倭使自然就是小野妹子或其同行者。日本南岛一带，邻近琉球。当时日本的对外的机构太宰府及其前身，已设在九州之长崎，两地人民群众必有不少接触。身为行人的小野妹子一行说是夷邪久人所用，应该可信。这也是隋人曾到琉球之又一证。

其五，据《隋书》隋人共到流求三次。首先是“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之时，天清风静，东望似有烟雾，亦不知其几千里也。三年，帝令羽骑尉朱罽入海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因言信不相通，乃掠一人而还。”其次是：“明年帝复命罽往慰抚；流求不从，罽取其所用布甲而还。”也就倭使所见的那一次。第三次是：“帝虎贲郎将陈陵，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自高华屿东行二日至园头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陵将兵多海南诸国人从军，有崑崙人，颇解其语，遣人屡喻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陵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官室，虏其男女数千，载军实以还。”试就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何蛮等所见，肯定既非冲绳、也非台湾。因为无论多晴朗的天气，多好的视力，也只能看到沿海的近岛。入海之后，因至流求也是带有偶然性。从福建志书记载，是时常有遇风漂去琉球的事，也时有琉球居民被风吹来事。偶然到了流求并不稀奇。只当时既无海图，又无指南针，入海第二次也找到一些岛屿居人是可以的，是否仍是第一次登岸地点，恐不一定。至于第三次，冲绳古籍《球阳·天孙氏》中也载有一条说“隋炀帝屡遣使招抚，不从。”并未及与陈陵作战，频战皆捷；陈陵焚其官室虏去男女数千

人的事，当然《球阳》之书后出。其材料可能本于《隋书》，但为什么不提打胜仗的事？足见在琉球人心中，只有朱宽来的第二次，根本不知第三次的事。则陈陵所到之地，就未必是朱宽所到的地方。而且陈陵能率领多少船只前往而能从冲绳那样远的海岛虏几千男女回来？频战皆败，还能载其军实以还？显然不知是到那个近海的岛屿抓了些无事的群众回来骗骗隋炀帝。隋时三次入海所到并非一地，可能只第二次是到了冲绳，其它则系台湾。高良仓吉氏说当时冲绳台湾风土情况相似，可以能既到琉球（冲绳）也到台湾。我觉得这一设想应该比较合乎实际。

四、我以为《史记·正义》中所说的坛洲就是琉球（冲绳）

琉球（冲绳）也是原始人类居住地之一。现在在冲绳南部具志头县已经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早川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一万八千年。那霸附近也发现“山下洞人”，距今约三万二千年。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较我国“山顶洞人”时代尚早。其后还经过七、八千年的贝丘文化时期。其居民的来源，据以一首《天尊自天而降》的古歌辞为核心的神话传说，认为天神自天而降，男女二神，阴阳配合，遂生人类。其传说与日本相似，都是经过过血缘婚姻阶段的古代居民。所以琉球古籍之一向象贤的《中山世鉴》就将天女之子称为天孙氏。天孙氏的王统共传二十八代云云。按我国的先民，远是惯于远游的人们。据已故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研究，太平洋中波里内西亚岛上的有段石斧即自我国传去。近年中外学者并言在新大陆也发现远古华人的遗迹。何况近年在咫尺的一连串的岛屿上居住着一些古老的人类，竟未察觉，一直到明代或隋代才知道，似不可能。特别到了秦开闽中郡后，更不可能。因此我曾有个大胆的假设，认为《史记·正义》所说坛洲就是琉球（冲绳）。现在看

来。这一假设可能成立。

《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请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山。”唐张守节《正义》说：“《括地志》云：‘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人有来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坛洲去琅玕万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也说：“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止于此洲不还。”

《括地志》是唐魏王李泰使萧德言所编的一部综合唐以前有关地理史迹与史事的巨著，共五百卷。现虽大部散失，但类书及其它书中多引用其文；都认为可以据为典要。何况前此《三国志》、《后汉书》也均已记有其地其事，只或作亶洲瀛或作洲而已。

现在先从地理位置探索；在日本历史上有徐福来朝的记载。九洲的福冈还有徐福墓。墓可能是后假托，但可以说明徐福最后是到了日本而且是从九洲登陆。则徐福先到了冲绳，稍事休整，候风渡日，并留一部分人在那里，作为退路，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记载中的徐福与坛洲的关系正是这样；大可证明坛洲就是冲绳（琉球）。而且夷洲、坛洲同为我国东海的大洲，壤地相邻的岛屿。既然已经确认夷洲是台湾，则与之毗邻的坛洲不是冲绳又是什么地方？

其次：再从“流虬”和“流求”的得名来探索。这两个名字皆起于隋代。流虬是言其地形象在流水中的一条虬龙；和日本名其地为冲绳的意思差不多。流虬（琉球）则言其岛岛相接，连成一串，象水流中的一些毯。大概自唐受西域文明的影响，喜欢波罗球，喜欢蹴，故有此联想。前古只有弄丸而无球戏，故联想为一座坛。在文

字学上。洲是水中的陆地，甲骨文作坛，就是象川流不息的水平的一块土地。坛字甲、金文均未见。《说文解字》说是祭坛的坛场，《史记·淮阴侯列传》：萧何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说：“王必欲邦，择吉日，斋戒，设坛场乃可。”也就是一处，土、筑的高台子。坛洲就是一连串土台子形和岛屿。其取象与隋代可以说是一致。从就地形取象而言，这样说是对的。为什么读作流求？要和夷洲合起来谈即流求或流虬都是夷洲。坛洲的台音。唐韵夷延知切，洲之由，切，延由切则读若流。坛徒干切，洲仍之由切，徒由切则读若求。唐音流求的读法，我们虽尚难准确，大致是这样。因而可以说在隋以前，坛洲就是坛洲，夷洲是夷洲疆域分明，和今天的冲绳与台湾一样。到隋代是把两者混而一了。夷者平也。甲骨文夷作七，象人平卧之形。夷洲与坛洲相比，虽同为海岛，却是大片的平坦土地象个大人卧在海面上。隋人还可能以夷作头，坛洲诸岛则作为身子和尾巴。故又名流虬；日本专言三十六岛，就只可称它为洋面（冲）上一根绳索了。所以我以为坛洲是我国史籍中现在能够知道的对琉球（冲绳）的称呼。

五、未成熟的小结和几个题外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的不成熟看法以为：琉球（冲绳）群岛从远古以来就有原始的土著居民在那里居住。秦始皇时徐福一行曾居留其地。徐福渡日后还留一些人在那里。世世相承成为琉球的华裔居民尚与会稽东冶一带时有往还。由秦末至三国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日本需要劳动力招徕的关系，自己又有先遣者在那里。不断地大量渡日，成为日本历史上所说的归化人（其中有一部分归化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少数留在坛洲的也土著化。遂往来渐断。这一段时间都是人民之间自发的接触。到隋代又一度与土著直接接触。

取了一个流虬或流求的新名。但昙花一现，都基本中断。元代琉球或流求群岛中的某些岛屿与元政权发生朝贡关系。在此基础上，至明洪武初遂进入藩属关系与大贸易时代。

除此以外在今年七月座谈会上，中日专家所谈的问题中，我也有几个小问题要向高明求教：

当时坛洲与我国大陆居民之间的往来情况。除前面已经说过至今洲民尚有来会稽市易的而外，《后汉书·蛮夷·东夷传》也说：又有夷洲及坛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不时至会稽市易。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者，遭风流移至夷洲。”会稽在汉代包括今福州、浙江两者，东冶县就是福州。这种遭风漂来福州的琉求（冲绳）人和漂往琉球的中国人，清代福州海防同知档案中时有所见。所以虽然《三国志·吴志·孙权传》：“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夷洲。”大概因未得风便只到了夷洲，没有找到夷洲，但坛洲就是琉球（冲绳），至东汉、三国时，流寓在那里的华裔尚时与福建有来往，恐无疑问。关于几个题外的问题：

(1) 日方专家提出冲绳某庙宇屋脊上立有狮子，其制是否由中国传往？现中国有无这样的建筑？中方以为是由中国传往；但并非狮子，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除神龙、夔、凤、麒麟以外非其他六子，今天中国庙宇等大建筑上多有之，俗名“屋脊六兽”。冲绳浦添市郁独来石陵前的镇墓兽则看来确是狮子，中国的狮子也是从海外传来。石陵是琉球英祖王统的遗物，可能是直接自南海传入。琉球的狮子形的文物，不一定与中国有关。

(2) 会上我国专家提出：闽南南音以三弦伴奏为主要乐器，冲

绳亦流行三弦。冲绳的三弦不知是否由福建南部传往？我以为福建的三弦应该是随着南戏、路歧人的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其时代应在宋代，日本则自唐代已经传入。日本正仓院有遗存物。日本风俗，华族（贵族）女子花嫁（结婚）前要先上“花嫁学校”学三样技艺：茶道、生花、三味弦。民间曲艺“义大夫”等也以三味弦（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流传既广且早。冲绳的三弦是否可以是从日本输入？

(3) 是我最感兴趣、要向冲绳专家学者请教的问题：即中国茶具以一壶四盏为组。日本则以一壶五盏为一组。近年来福建东吴、南朝墓葬出土的青瓷茶具都是一壶五盏，盏式与日本形式几乎相同。显然是由福建传往日本，冲绳。当时日方学者们都没注意这一问题琉球大学上里助教说好像是一壶六盏。事关三国、朝鲜文化与日本交流的渠道。希望了解琉球（古代冲绳）究竟是一壶几盏？尚请不吝赐教。

(本

1985、12、25

（本文日文在《冲绳时报》发表。写时承张贵明、王四达、牛康等同志为查对部分材料并抄校、附致谢忱。）

福州与那霸关系史初探

徐恭生

今年五月二十日，我国福州和日本那霸结成了友好城市。那霸是古代琉球国的著名港口。现为日本冲绳县的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冲绳本岛的南端。西隔东海，与福州相望。早于六百年前，两地人民就有了友好往来。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国册封使林鸿年（福州人）在那霸游览端泉的时候，题了“源远流长”和“飞泉漱玉”八个字①，赠送给琉球国中山王尚育，后来琉球国王把它刻在石碑上，作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悠久的纪念。

—

冲绳，在明代叫做琉球国。为什么叫“琉球”呢？因为“地界万涛，蜿蜒若虬浮水中，固名流虬，后转谓琉球。”②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派遣行人杨载出使琉球，致送国书，通知即位建元。同年，琉球中山王察度即派遣他的弟弟泰期随同中国使臣来华庆贺。这样，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那霸是一个天然良港。清周煌《琉球国志略》记载：“那霸港，首里③西十里，直达大洋，马加石对峙如门，底皆铁板沙，左右建炮台二，凡封舟、贡船及往来诸舟悉湾泊焉。”因此，它为当时琉球国同中国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海上交通门户。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在泉州置福建市舶司，永乐三年（1405年）又在泉州车桥村地万盖了“采远驿”，专门接待来华的琉球国使节人员。可见，泉州是明朝初叶中国通往琉球的口岸。其航线是：“自泉州澎湖岛开洋，五昼夜可至，望见古米山，即其境。”④

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到福州，从此福州成了明、清两代中国同琉球、日本等友好国家往来的桥梁。促使这个演变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泉州由于元末战乱破坏，阿拉伯商人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加上“明初定制，片板不准入海”的海禁政策，使它原作为世界性的贸易巨港的地位，渐渐地衰落下来。与此相反，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东临大海，江宽水深，往来巨舶可以直达城下，唐、宋以来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口岸之一，尤其在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多次停泊于此，这无形地提高了它的地位。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从福建往那霸的船舶由闽江口放洋，无疑地比从泉州出口近便得多。

第二，明政府不仅严厉禁止私商下海贸易，就是对跟它建立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实行严格控制，特别在倭寇扰乱期间，更是如此。据永乐元年（1403年）《明实录》记载：

“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代物货，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司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福州是省会所在地，布政司为了加强对市舶司的统制和海外贸易的管理，福建市舶司机构从泉州迁到福州也是势在必然的。

第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国采硫工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因遭风漂流至中国，明太祖派人遣送他们回国的时候，特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⑤。这些人在那霸东边的久米村安家落户，世代相传。明茅瑞徵《皇明象晋录》记载：

“洪、永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子孙秀者读书南雍，归即为通事，累升长吏、大夫。”由于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番

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成化五年，巡抚副都御史张瑄奏请移建于此”⑥

有关福州与那霸之间航线的记载，最早见于陈侃《使琉球录》。嘉靖五年（1526年）琉球中山王尚真薨，七年（1528年）琉球世子尚清请表袭封，十一年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行人司行人高澄充正副使臣，齎诏敕封世子尚清为中山王。陈侃于十二年五月到福州造船。翌年三月完竣，五月八日，封舟从闽江口出海，“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由于狂风大作，封舟漂至热壁山，“二十五日方达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其次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册封使郭汝霖的《重刻使琉球录》，封舟于五月二十九日从梅花所开洋，“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矣。……初七日未刻，望见王城那霸港焉。”⑦随后郑若曾《筹海图编》、朱舜功《日本一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慎懋赏《海国广记》、谢杰《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胡靖《琉球记》、张学礼《使琉球记》、汪楫《使琉球杂录》、徐葆光《中山传言录》、周煌《琉球国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记》、齐鲲《续琉球国志略》、赵新《续琉球国志略》、潘耒《琉球入学见闻录》以及《顺风相送》、《海指南正法》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琉球国著名使者、紫金大夫程顺则的《指南广义》也写道：

“福州往琉球，由闽安镇出五虎门东沙外开洋，用单（或作乙）辰针十更，取鸡笼头（见山，即从北边过船，以下诸山皆同）、花瓶屿、彭家山；用乙卯并单卯针十更，取钓鱼台；用单卯针四更，取